

明清短篇小说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精选

MINGQINGDUANPIANXIAOSHUO



ZHONGGUO
GUDIAN
WENXUE
ZUOPIN
JINGXUAN



刘良明选注



长江文艺出版社

前言

熊礼汇

我国文言小说的发展源远流长。明清以前，魏晋志怪小说、南朝志人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已经几度把文言小说的创作推向高峰。经过宋、元这一缓慢发展期以后，明代文言小说渐渐复兴，乘势而起。清代的蒲松龄用他的《聊斋志异》，再一次把文言小说创作推向高峰。

审视不同时期的文言小说，它有这么几个文体特征。一是传写奇事，即所用题材不同一般，必有奇异之处。无论志怪、志人，情节总有离奇、出人意外的特点。二是常用超现实的浪漫主义手法，写“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述飞仙盗贼，……花妖木魅、牛鬼蛇神”（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多用虚拟之事、幻设之文曲折反映现实生活。三是写人形神兼具而以传神为主，叙事有序有味而以趣味浓郁为美。一篇优秀的文言

小说,不仅要有声有色地讲出奇特的故事,还要有一种深藏的韵味,有一种含蓄的美。四是以书面语言为主,言词雅而不俗,洁而不芜。纵有平淡质朴和华美藻丽之别,文雅、精炼却是共同的。五是文言短篇小说大多采用“传”、“记”形式,有的是在题目上缀以“传”字、“记”字,有的则省却“传”或“记”字,而以人名、事件命名。上述特征在明清文言小说中都有反映。

明代文言小说的复兴,主要以“三灯”的相继出现为标志。“三灯”是三本文言短篇小说集的合称。一是明初瞿佑著的《剪灯新话》,二是明代前期李祯著的《剪灯余话》,三是明代后期邵景詹著的《觅灯因话》。

《剪灯新话》中的小说,无论体制还是文风、笔法,都是有意效法唐传奇。小说主要反映元末社会生活。有的写动乱社会士人的遭遇和心态,有的借对冥府的抨击揭露阳世吏治的黑暗。像《翠翠传》、《绿衣人传》等,则以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为题材。后者塑造了一个美丽、聪慧、惹人怜爱的女鬼魂的形象。《金凤钗记》写人鬼恋爱,其构思显然受到唐传奇《离魂记》的影响。

《剪灯余话》系作者“申写其胸臆”之作,体制、风格全学《剪灯新话》。其中以写爱情、婚姻题材的最为精彩。如《琼奴传》写琼奴和茗郎的婚姻悲剧,《芙蓉屏记》写王英夫妇婚姻上的悲剧遭遇和喜剧性结局,都有特定的思想含义。《觅灯因话》有小说八篇,作者自叙系受《剪灯新话》启发而作。题材取自友人所言“耳闻目睹古今奇秘,……非幽冥果报之事,则至道名理之谈”。除《贞烈墓记》、《唐义士传》歌颂义士、烈女的传统道德精神外,还有《桂迁梦感录》、《丁县丞传》等篇,反映了商品经济活跃时期一些人背义逐利的特点。

明代前期效仿《剪灯新话》的，还有赵弼著的《效顰集》。集中有小说二十六篇，多讲因果报应之事，艺术水平不是很高。明代后期，宋懋澄的文言小说（见其《九籀集·稗》），除志怪外，其写豪侠（如《刘东山》）、写爱情婚姻悲剧（如《负情侬传》、《珍珠衫记》），都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特色。

明代除有许多文言小说集外，还有些文士偶尔为之的单篇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中锡的《中山狼传》。

和明代文言小说主要继承唐传奇的艺术经验不同，清代文言小说的发展有两种重要的倾向，其代表人物为蒲松龄和纪昀。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在明代文言小说复兴的基础上出现的高峰。集子收有小说五百篇。作者说他“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自志》）。可见他借谈神说鬼以作小说，是要抒发心中的愤懑。而要采用这种艺术形式，又是不得已的。《聊斋志异》反映的生活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社会问题很多。在艺术上，则“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突出的特点是以幻写实，幻真结合，充满浪漫情趣而又具诗意之美。不仅想象奇特，构思新颖、情节怪诞，而且能用生动、细腻的笔触，把花仙狐魅一类幻设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用语虽为文言，却显得浅易流畅，极富表现力。人们把《聊斋志异》称为“才子之笔”，把仿效其写法的袁枚（著有《子不语》）、沈起凤（著有《谐铎》）、和邦额（著有《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著有《萤窗异草》）、宣鼎（著有《夜雨秋灯录》）、王韬（著有《淞隐漫录》）等称为“藻绘派”。

纪昀主张小说应“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不满意蒲氏小说的“细微曲折，描摹如生”。提倡魏晋志怪小说“尚质黜华，叙述简古”的文风。并以其“著书者之笔”写出了《阅微草堂笔记》。《笔记》对当时社会上种种假、恶、丑的现象，揭露、评议、抨击是很深刻的。在艺术上，则“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隼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鲁迅语，同上）。纪昀简约、质朴、淡雅的文风，为许多学者所赏爱。许元仲作《三异笔谈》、俞鸿渐作《印雪轩随笔》、俞樾作《右台仙馆笔记》和《耳邮》，即仿纪昀《笔记》而成。人们把他们称为“尚质派”。

除效仿魏晋志怪小说的文风外，清代不少作者还承袭明代余风，写出了不少效仿《世说新语》的轶事小说。如吴肃公《明语林》、章抚功《汉世说》、汪琬《说铃》、李清《女世说》、颜从乔《僧世说》、王晫《今世说》皆是。又传记体的小说也不断涌现。如王猷定的《汤琵琶传》、李渔的《秦淮健儿传》、侯方域的《马伶传》和《李姬传》、魏禧的《大铁椎传》、汪琬的《江天一传》、邵长蘅的《阎典史传》，在思想、艺术方面都各有特色。此外，沈复的《浮生六记》则堪称清代自传体文言小说中的杰作。

本书共收明清短篇小说 30 篇。一些著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大都入选。限于容量，也有少数较长的名篇未能选入。书中除作注外，对每篇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作了扼要的说明。我们水平有限，欢迎读者对书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瞿佑	翠翠传	1
	绿衣人传	8
李祯	琼奴传	12
	芙蓉屏记	17
马中锡	中山狼传	23
邵景詹	贞烈墓记	30
宋懋澄	负情侬传	34
	珍珠衫记	40
无名氏	唐寅	45
戈戈居士	小青传	48
王猷定	汤琵琶传	56
李渔	秦淮健儿传	60
黄周星	补张灵崔莹合传	65
侯方域	马伶传	75
	李姬传	77

目 录

魏 禧	大铁椎传	80
钮 琇	睐娘	83
蒲松龄	劳山道士	91
	席方平	93
	胭脂	98
袁 枚	三姑娘	107
纪 昀	富商	110
沈起凤	村姬毒舌	112
和邦额	阿稚	115
	谭九	121
浩歌子	青眉	125
	秦吉了	133
宣 鼎	雅赚	138
	麻疯女邱丽玉	143
毛祥麟	孀妹殊遇	152

瞿佑

瞿佑(1341—1427),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初著名文学家。少时即有诗名,但终生怀才不遇,仅在洪武年间任教谕、训导、长史之类小官。永乐年间因写诗蒙祸,被贬谪十年。有小说集《剪灯新话》等著作。

翠翠传

翠翠,姓刘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颖悟,能通诗书,父母不夺其志,就令入学。同学有金氏子者,名定,与之同岁,亦聪明俊雅。诸生戏之曰:“同岁者当为夫妇。”二人亦私以此自许。金生赠翠翠诗曰:

十二阑干七宝台,春风到处艳阳开。东园桃树西园柳,何不移教一处栽?

翠翠和曰:

平生每恨祝英台^①,凄抱何为不肯开?我愿东君^②勤用意,早移花树向阳栽。

已而翠翠年长,不复至学。年及十六,父母为其议亲,辄悲泣不食。以情问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许之矣。若不相从,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门也!”父母不得已,听焉。然而刘富而金贫,其子虽聪俊,门户甚不敌。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贫辞,惭愧不敢当。媒氏曰:“刘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

亦许之矣。若以贫辞，是负其诚志，而失此一好姻缘也。今当语之曰：“寒家有子，粗知诗礼，贵宅见求，敢不从命。但生自蓬筚^③，安于贫贱久矣，若责其聘问之仪，婚娶之礼，终恐无从而致。”彼以爱女之故，当不较也。”其家从之。媒氏复命，父母果曰：“婚姻论财，夷虏^④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余，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赘之入门可矣。”媒氏传命再往，其家幸甚。遂涓日^⑤结亲，凡币帛之类，羔雁之属^⑥，皆女家自备。过门交拜，二人相见，喜可知矣。是夕，翠翠于枕上作《临江仙》一阕赠生曰：

曾向书斋同笔砚，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烛十分春，
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尘。 殢雨尤云浑未惯，枕边眉
黛羞颦，轻怜痛惜莫嫌频。愿郎从此始，日近日相亲。

邀生继和。生遂次韵曰：

记得书斋同讲习，新人不是他人。扁舟来访武陵^⑦
春，仙居邻紫府，人世隔红尘。 誓海盟山心已许，几番
浅笑轻颦，向人犹自语频频。意中无别意，亲后有谁亲？
二人相得之乐，虽孔翠之在赤霄，鸳鸯之游绿水，未足喻也。

未及一载，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⑧，尽陷沿淮诸郡，女为其部将李将军者所掳。至正末，士诚辟土益广，跨江南北，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愿奉正朔^⑨，道途始通，行旅无阻。生于是辞别内、外父母，求访其妻，誓不见则不复还。行至平江^⑩，则闻李将军见为绍兴守御；及至绍兴，则又调屯兵安丰^⑪矣；复至安丰，则回湖州驻扎矣。

生来往江淮，备经险阻，星霜屡移，囊橐又竭^⑫，然此心终不少懈；草行露宿，丐乞于人，仅而得达湖州。则李将军方贵重用事，威焰赫奕。生伫立门墙，踌躇窥俟，将进而未能，欲言而

不敢。閨者^⑬怪而問焉。生曰：“仆，淮安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是以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耳。”閨者曰：“然則汝何姓名？汝妹年貌若干？願得詳言，以審其實。”生曰：“仆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閨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其齒如汝所言^⑭，識字、善為詩，性又通慧，本使寵之專房。汝信不妄^⑮，吾將告於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趨入告。須臾，復出，領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將軍，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內豎^⑯告于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于廳前，動問父母外，不能措一辭，但相對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于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令服之，并以帷帳衾席之屬設于門西小齋，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仆在鄉中，以儒為業，以書為本，凡經史子集，涉獵盡矣，蓋素所習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崛起。方响用于時，趨從者眾，賓客盈門，無人延款，書帙堆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⑰矣。”

生，聰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以為得人，待之甚厚。然生本為求妻而來，自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閣深邃，內外隔絕，但欲一達其意，而終無便可乘。荏苒數月，時及授衣^⑱，西風夕起，白露為霜，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

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

雾阁云窗深几许？可怜辜负月团圆。

诗成，书于片纸，拆布裘之领而缝之，以百钱纳于小竖，而告曰：“天气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濯而缝纫之，将以御寒耳。”小竖如言持入。翠翠解其意，拆衣而诗见，大加伤感，吞声而泣，别为一诗，亦缝于内，以付生。诗曰：

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长使德言藏破镜^⑮，终教子建赋游龙^⑯。绿珠碧玉心中事^⑰，今日谁知也到侬^⑱！

生得诗，知其以死许之，无复致望，愈加抑郁，遂感沉痾。翠翠请于将军，始得一至床前问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长吁一声，奄然命尽。将军怜之，葬于道场山麓。翠翠送殡而归，是夜得疾，不复饮药，展转衾席，将及两月。一旦，告于将军曰：“妾弃家相从，已得八载。流离外境，举目无亲，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侧，黄泉之下，庶有依托，免于他乡作孤魂也。”言尽而卒。将军不违其志，竟附葬于生之坟左，宛然东西二丘焉。

洪武初，张氏既灭，翠翠家有一旧仆，以商贩为业，路经湖州，过道场山下，见朱门华屋，槐柳掩映，翠翠与金生方凭肩而立。遽呼之入，访问父母存歿，及乡井旧事。仆曰：“娘子与郎安得在此？”翠翠曰：“始因兵乱，我为李将军所掳，郎君远来寻访，将军不阻，以我归焉，因遂侨居于此耳。”仆曰：“予今还淮安，娘子可修一书以报父母也。”翠翠留之宿，饭吴兴之香糯，羹苕溪之鲜鲫，以乌程酒出饮之。明旦，遂修启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母育，难酬罔极之恩^⑲；夫唱妇随，夙著三从之义。在人伦而已定，何时事之多艰！曩者汉日将颓，楚氛甚恶，倒持太阿之柄^⑳，擅弄潢池之兵^㉑。封豕长

蛇²⁶，互相吞并；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于乱离，乃至瓦全于仓卒。驱驰战马，随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飞，思故国而三魂屡散。良辰易迈，伤青鸾之伴木鸡；怨偶为仇，惧乌鸦之打丹凤。虽应酬而为乐，终感激而生悲。夜月杜鹃之啼，春风蝴蝶之梦。时移事往，苦尽甘来。今则杨素览镜而归妻²⁷，王敦开阁而放妓²⁸，蓬岛践当时之约，潇湘有故人之逢。自怜赋命之屯，不恨寻春之晚。章台之柳，虽已折于他人；玄都之花²⁹，尚不改于前度。将谓瓶沉而簪折，岂期璧返而珠还。殆同玉箫女两世姻缘³⁰，难比红拂妓一时配合³¹。天与其便，事非偶然。煎鸾胶而续断弦³²，重谐缱绻；托鱼腹而传尺素³³，谨致丁宁。未奉甘旨，先此申复。

父母得之，甚喜。其父即赁舟与仆自淮徂浙，径奔吴兴。至道场山下畴昔留宿之处，则荒烟野草，狐兔之迹交道，前所见屋宇，乃东西两坟耳。方疑访问，适有野僧扶锡³⁴而过，叩而问焉。则曰：“此故李将军所葬金生与翠娘之坟耳，岂有人居乎？”大惊。取其书而视之，则白纸一幅也。

时李将军为国朝所戮，无从诘问其详。父哭于坟下曰：“汝以书赚我，令我千里至此，本欲与我一见也。今我至此，而汝藏踪秘迹，匿影潜形。我与汝，生为父子，死何间焉？汝如有灵，毋吝一见，以释我疑虑也。”是夜，宿于坟。以三更后，翠翠与金生拜跪于前，悲号宛转。父泣而抚问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祸起萧墙，兵兴属郡。不能效窦氏女之烈³⁵，乃致为沙吒利之驱³⁶。忍耻偷生，离乡去国。恨以蕙兰之弱质，配兹狙佻之下材³⁷。惟知夺石家买笑之姬，岂暇怜息国不言之妇³⁸。叫九阍³⁹而无路，度一日而三秋。良人不弃旧恩，特勤远访，托兄妹

之名，而仅获一见，隔仇偻之情，而终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殁，妾含冤而继殁。欲求祔葬^⑩，幸得同归。大略如斯，微言莫尽。”父曰：“我之来此，本欲取汝还家，以奉我耳。今汝已矣，将取汝骨迁于先茔，亦不虚行一遭也。”复泣而言曰：“妾生而不幸，不得视膳庭闱^⑪；歿且无缘，不得首丘茔茔^⑫。然而地道尚静，神理宜安，若更迁移，反成劳扰。况溪山秀丽，草木荣华，既已安焉，非所愿也。”因抱持其父而大哭。父遂惊觉，乃一梦也。明日，以牲酒奠于坟下，与仆返棹而归。

至今过者指为金、翠墓云。

①平生每恨祝英台：常为传说中的祝英台未能与梁山伯结合而遗憾。②东君：春天神。③蓬荜：用茅草、树枝作门户，形容家境贫苦。④夷虏：不开化的野蛮人。⑤涓日：选择吉日。⑥币帛之类、羔雁之属：娶亲的聘礼。⑦武陵：郡名，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县，是传说中“桃花源”所在的地方。⑧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张士诚，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于1353年和弟士德、士信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县）率盐民起义。⑨通款元朝、愿奉正朔：向元朝投降，表示臣服。⑩平江：宋置平江府，元置平江路，都辖今江苏省苏州一带地方。⑪安丰：今安徽省寿县。⑫囊囊（tuó）：口袋，此处指钱袋。⑬阍者：看门人。⑭齿：年龄。⑮信：真实。⑯内竖：在内室侍候的童仆。⑰记室：秘书。⑱授衣：古代九月制备冬衣，称“授衣”。⑲长使德言藏破镜：南朝陈代将亡时，太子舍人徐德言料战乱难免，将一铜镜破为两半，与妻子乐昌公主各藏一半，作为信物，后来以破镜重圆使夫妻团聚。⑳终教子建赋游龙：指生死终当重会。三国时著名文学家曹植字子建，曾作《洛神赋》，写他与洛水女神相会、爱慕的情景，文中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形容洛神体态轻柔。㉑绿珠碧玉心中事：指生时不能团聚，便以死相从的决心。绿珠是晋朝石崇的爱妾，孙秀为夺取她，假传皇帝旨意逮捕石崇，绿珠便跳楼自尽。碧玉是唐朝乔知之的婢女，被武承嗣夺去，碧玉便投井自尽。㉒依：吴方言自称“我”为“依”。㉓罔极之恩：指父母的养育之恩有如天大无边。㉔倒持太阿之柄：太阿，宝剑。倒持其柄即授柄于人，已反受害。㉕擅弄潢池之兵：指叛乱者起兵反抗皇室。㉖封豕（shǐ）长蛇：像大猪和长蛇一样贪婪凶残。

②杨素览镜而归妻：乐昌公主在战乱中归于隋朝权臣杨素，杨素看了破镜后即将她归还徐德言。参看注①。 ③王敦开阁而放妓：东晋权臣王敦后房多婢妾，以致损害身体，后听从他人劝告，开后房门把婢妾都放走。 ④章台之柳二句：章台之柳、玄都之花这里都比喻不幸的女子。 ⑤玉箫女两世姻缘：唐代韦皋少年时游江夏，与友人家丫环玉箫相爱。后韦皋离去，临时时送给玉箫一枚玉指环。韦皋去后七年不来，玉箫绝食而死。韦皋后任西川节度使，有人送他一个歌姬，也叫玉箫，面貌与先前玉箫一样，戴的玉指环也与韦皋所赠无异，此玉箫即前一玉箫转生，故称两世姻缘。 ⑥红拂妓一时配合：隋末李靖见权臣杨素时，杨身旁执红拂尘的侍女属意于李，李离开后，她便向小吏问明李的住处，当夜就私奔至李处与李靖结合。 ⑦煎鸾胶而续断弦：古书中传说鸾胶可以粘接已断的弓弦。又古代称丧妻为“断弦”。此处用“续断弦”比喻夫妻关系断而复续。 ⑧托鱼腹而传尺素：古诗中有鱼腹传书的说法，此处用来借指寄信。 ⑨锡：锡杖，即僧人手持的禅杖。 ⑩窦氏女之烈：唐代宗时，奉天县（今陕西省乾县）窦氏有二女被贼寇劫持，二人以免受侮辱，跳山谷自杀。 ⑪沙吒利之驱：唐代安史之乱时，韩翃的宠姬柳氏曾被蕃将沙吒利所劫。 ⑫狙佺（zǎng kuài）之下材：狙佺，做生意的经纪人。古代轻视商人，故称“下材”。 ⑬息国不言之妇：指息夫人。春秋时楚文王灭息国，掳息夫人归国。息在楚始终不开口说话。 ⑭九阊：九天之门，传说中天帝所居的地方。 ⑮拊（fǔ）葬：合葬。 ⑯视膳庭闱：指在家侍奉父母。视寒暖，问膳食，是古代子女孝亲的礼节。 ⑰首丘荏莪：指归葬故土。

本篇选自《剪灯新话》卷三。从这个曲折哀婉的悲剧中，我们看到了封建时代社会动荡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小说形象地反映了人们期盼能在安定祥和的环境中安居乐业的善良愿望。作品对翠翠大胆追求爱情与婚姻自主，不嫌贫贱；金定为寻访爱妻含辛茹苦，委屈求全的描写都颇为传神。男女主人公忠于爱情、生死不渝的精神赋予作品以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明末凌濛初曾据本篇改写为拟话本《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二刻拍案惊奇》卷六）。

绿 衣 人 传

天水^①赵源，早丧父母，未有妻室。延祐^②间，游学至于钱塘^③，侨居西湖葛岭之上，其侧即宋贾秋壑^④旧宅也。源独居无聊，尝日晚徙倚^⑤门外，见一女子，从东来，绿衣双鬟，年可十五六，虽不盛妆浓饰，而姿色过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门，又见，如此凡数度，日晚辄来。源戏问之曰：“家居何处，暮暮来此？”女笑而拜曰：“儿家与君为邻，君自不识耳。”源试挑之，女欣然而应，因遂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夜则复来。如此凡月余，情爱甚至。源问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妇而已，何用强知。”问之不已，则曰：“儿常衣绿，但呼我为绿衣人可矣。”终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为巨室妾媵^⑥，夜出私奔，或恐事迹彰闻，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宠念转密。

一夕，源被酒^⑦，戏指其衣曰：“此真可谓‘绿兮衣兮，绿衣黄裳’^⑧者也。”女有惭色，数夕不至。及再来，源叩^⑨之，乃曰：“本欲相与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忸怩而不安，故数日不敢侍君之侧。然君已知矣，今不复隐，请得备言^⑩之。儿与君，旧相识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问其故，女惨然曰：“得无相难乎？儿实非今世人，亦非有祸于君者，盖冥数当然^⑪，夙缘未尽耳。”源大惊曰：“愿闻其详。”女曰：“儿故宋秋壑平章^⑫之侍女也。本临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朝回，宴坐半闲堂，必召儿侍弈，备见宠爱。是时

君为其家苍头^⑬，职主煎茶，每因供进茶瓿，得至后堂。君时年少，美姿容，儿见而慕之，尝以绣罗钱篋^⑭，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脂盒为赠，彼此虽各有意，而内外严密，莫能得其便。后为同辈所觉，谗于秋壑，遂与君同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君今已再世为人，而儿犹在鬼箴^⑮，得非命欤？”言讫，呜咽泣下。源亦为之动容。久之，乃曰：“审若是^⑯，则吾与汝乃再世因缘也，当更加亲爱，以偿畴昔之愿。”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复更去。源素不善弈，教之弈，尽传其妙，凡平日以棋称者，皆不能敌也。

每说秋壑旧事，其所目击者，历历甚详。尝言：秋壑一日倚楼闲望，诸姬皆侍，适二人乌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愿事之耶？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捧一盒，呼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纳聘。”启视之，则姬之首也，诸姬皆战栗而退。又尝贩盐数百艘至都市货之。太学^⑰有诗曰：

昨夜江头涌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鲑^⑱；

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秋壑闻之，遂以士人付狱，论以诽谤罪。又尝于浙西行公田法^⑲，民受其苦，或题诗于路左云：

襄阳累岁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⑳。

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苍生。

秋壑见之，捕得，遭远窜^㉑。又尝斋云水^㉒千人，其数已足，未有一道士，衣裾褴褛，至门求斋。主者以数足，不肯引入，道士坚求不去，不得已于门侧斋焉。斋罢，覆其钵于案而去，众悉力举之，不动。启于秋壑，自往举之，乃有诗二句云：“得好休时便好休，收花结子^㉓在漳州。”始知真仙降临而不识也。然终不喻“漳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绵庵^㉔之厄也！又尝有艍人

泊舟苏堤^②，时方盛暑，卧于舟尾，终夜不寐，见三人长不盈尺，集于沙际，一曰：“张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贾平章非仁者，决不相恕！”一曰：“我则已矣，公等及见其败也！”相与哭入水中。次日，渔者张公获一鳖，径二尺余，纳之府第。不三年，而祸作。盖物已先知，数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与汝相遇，抑岂非数乎？”女曰：“是诚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气^③，能久存于世耶？”女曰：“数至则散矣。”源曰：“然则何时？”女曰：“三年耳。”源固未之信。

及期，卧病不起。源为之迎医，女不欲，曰：“曩固已与君言矣，因缘之契，夫妇之情，尽于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与之诀曰：“儿以幽阴之质，得事君子，荷蒙不弃，周旋许时。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测之祸，然而海枯石烂，此恨难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续前生之好，践往世之盟，三载于兹，志愿已足，请从此辞，毋更以为念也！”言讫，面壁而卧，呼之不应矣。源大伤恻，为治棺槨而殓之。将葬，怪其柩甚轻，启而视之，惟衣衾钗珥在耳。乃虚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复再娶，投灵隐寺出家为僧，终其身云。

①天水：今甘肃省天水市。 ②延祐：元仁宗的年号。 ③钱塘：今杭州市。

④贾秋壑：即贾似道，南宋末年的奸相。 ⑤徙倚：徘徊。 ⑥妾媵(yìng)：婢妾。

⑦被酒：喝多了酒。 ⑧绿衣黄裳：语出《诗经·邶风·绿衣》。古时黄为正色，应做上衣；绿为间色，应做下衣。绿衣黄裳则是上下颠倒，比喻婢妾得宠，这正无意中点明了绿衣人的身份。 ⑨叩：询问。 ⑩备言：详细地说明。 ⑪冥数当然：命中注定。 ⑫平章：宋时称宰相为平章。 ⑬苍头：男仆。 ⑭绣罗钱篋(qiè)：绣花的钱包。 ⑮鬼箴(lú)：旧时传说人死之后要入鬼册。 ⑯审若是：果真如此。

⑰太学：即国子监，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这里指的是在太学里读书的太学生。

⑱饴(cuó)：盐。 ⑲公田法：贾似道所推行的一种限田法，规定按官阶大小限